



# 书法中的肥与瘦,方与圆

关于书法,人们的审美习惯是非常奇怪的,有的人喜欢肥,有的人喜欢瘦,有的时候肥是时尚,有的时候瘦是追求,没有固定的模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环肥燕瘦”,都是美的典型。反映到书法上,欧阳询云:“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又云:“不可瘦,瘦则形枯。不可肥,肥则质弱。”黄山谷云:“肥字须要有骨,瘦字须要有肉。”可以看出,并非一味肥就好,或者并非一味瘦就好。太瘦不行,太肥也不行。太肥失之臃肿,太瘦失之枯硬。肥也罢,瘦也罢,不肥不瘦也罢,其实都不是主要的,关键要有精神。

比如美女,杨玉环固然是美的,但是,并非肥腴如杨玉环,就能讨得唐玄宗欢心。杨玉环之所以能够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肯定有她特殊的魅力在。而那些寂寞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年轻时自然也不乏肥美者,她们之所以无法与杨玉环匹敌,除了机遇,应该承认杨玉环肯定有她的过人之处。赵飞燕也是如此,能作掌上舞并不重要,她的心计倒是一般宫女所无法企及的。

现在似乎流行“骨感”,流行瘦,女人们忙着节食,忙着减肥。其实,光靠瘦和光靠肥一样,都是无聊且荒唐的。女人应

该有女人的内涵,如同书法应该该有书法的内涵一样。肥一点,瘦一点,都无妨。宋徽宗的瘦金体瘦得不能再瘦,尽得千古风流;浓墨宰相刘石庵的用墨厚重,如同“肥肉馒头”,同样讨人喜欢,不失一代书坛领袖风采。据说刘石庵的诸城老乡臧启谟写得一手瘦金体,自己觉得苍劲有力,十分了得,他认为刘石庵的字“肥而无神,柔而无力”。两人争执不下,便各写一幅书法,送给清高宗品鉴。清高宗十分赞赏刘石庵的字,而对臧启谟书法的评价则是:“竖如枯枝,横似死蛇,浑然一体,枯枝挂死蛇。”清高宗的评价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同时说明欣赏口味不同,对肥和瘦的审美也自然不同。更何况臧启谟只是一介乡绅而已,如果他有刘石庵的宰相地位,甚至清高宗的帝王地位,结果又该如何?很可能当时的书法便将以瘦为美了。

用笔有方圆之分,结体也有方圆之分。不成规矩,无以成方圆。方和圆,其实是相通的。正方形对角线,便是圆的直径。正方形转动一周,便形成了一个圆。书法上的方笔与圆笔,结体的方与圆,也没有一定之规。不同字体,不同风格,都可以或偏于方,或偏于圆,或方圆并用。方中有圆意,圆中有方形,

反而别有风味。

姜白石云:“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真方草圆是一般规律。方者参以圆,圆者参以方,才是方家智言。这道理和“若要甜,加点盐”的味觉辩证法是一样的,一味甜,反而失去甜味了,只有加一点其他味道才能反衬出来。陈景元评欧阳询字云:“世皆知其体方,而不知其笔圆。”原来方中寓含圆,或者他的“方”,恰恰是靠“圆”带来的。倘若以方笔写方体,可能反而不成“方”形。赵宦光云:“笔法尚圆,过圆则弱而无骨;体裁尚方,过方则刚而不韵。笔圆而用方,谓之遒;体方而用圆,谓之逸。”又云:“笔锐宜法方,笔圆宜法圆。”说明万万不可将方和圆固定化、绝对化,要把握一个度,灵活对待,过方过圆都不行。

变通异诀云:“方以圆成,圆由方得。舍方求圆,则骨气莫全;舍圆求方,则神气不润。方不变谓之斗,圆不变谓之环,书之病也。”“方以圆成,圆由方得”道出了方圆之道的根本,却原来,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如何运用,全看书家手段。

——节选自斯舜威《对立中的和谐——书法辩证法散论》

## 赵小石水墨人物展将在青州举行

本报讯 “赵小石水墨人物精品展”将于10月31日—11月4日在山东青州锦泉斋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赵小石现代人物创作、古代人物小品共60余幅国画精品。

赵小石,1965年出生于山东胶南,1983年入伍,先后毕业于无锡书法艺专、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清华大学全国美术理论和人物造型高级研修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空军政治部专业画家、北京水墨线书画院院长。其创作讲究即兴落墨,随机生发,以书入画,笔墨空灵、潇洒旷逸、墨气淋漓,尽显才情风流,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艺术内涵。

## 沂蒙情——书画名家五人作品展近日举办

本报讯 由临沂市委宣传部、齐鲁晚报、济南军区美术书法研究院、临沂市文联、临沂市文广新局联合主办的“喜迎十八大,情系沂蒙山·沂蒙情——书画名家五人作品展”于10月27日—29日在临沂市展览馆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五位临沂籍书画家朱崇昌、宋涛、姚秀明、李振存、李思峰的书画精品150余幅,他们之中有从事书画研究创作几十年的著名书画家,有长期从事书画教育的大学教授,还有铁骨丹心的军旅艺术家精英。此次展览以书画艺术为纽带,更串联起了异乡游子的思乡情怀。

## 贺承亮绘画书法作品展将在省美术馆举办

本报讯 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山东老年大学主办,枣庄市文联、枣庄市台儿庄古城协办的贺承亮绘画书法作品展,将于11月2日—4日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将展出贺承亮近年来创作的书画精品150余幅,展览期间,其《花鸟画名家贺承亮名作精品集》、《中国书画名家贺承亮名作精品集》将举行首发仪式。

贺承亮,1963年生于山东鲁南,擅长大写意花鸟,师承海派,善行书、草书。

# 暗夜守更人

当代学院派新生代水墨画艺术家——王小飞



## ◆王小飞

1979年生于山东淄博,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并分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曾深造于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创作研修班。现执教于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东西方人文历史长河中,对最早的知识分子的表述,就像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说的,是“自由漂浮者”: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和游离客群体,因为不明确隶属于哪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根性特点:“在人间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我认为这已经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经典阐释了。

青年艺术家王小飞身体里先天的人文知识分子气质和属性,使得他介于这浮世的长夜并穿梭找寻于这城的时空,他用一个当代艺术家的眼光旁观世间的繁华和荒诞,看那些美好的以及虚妄的云烟,并向世人发出诘

问:“这个世界怎么了,它会好起来吗?”

这个世界会不会好,其实不需要答案。因为好与坏既是迷惑人的客观表象,也是主观观看的自我麻痹。当一个提问向艺术家的口中出来时,实际已经扰动了平凡世界的秩序,每个人的回答都会泄露自身的处境。这就像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当你试图获取答案时,你实际已经扰动了微观粒子的质量和位置,所以绝对真实永远是虚无之神所戴的一副表情严肃的假面具。

在浮世之中,现在是过去沉淀出的渣滓,未来是现在升腾起的浮云。人们在答案中呈现的或颦或怒、或喜或悲的姿态,都不过是对现实处境不由自主的修正。浮云中的残渣构成当下的面貌,忽而升腾,忽而沉郁,这一切都在艺术家王小飞的眼里微妙地平衡着。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角色的操控者,每天一睁眼看见的也只有一件事:处境。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杂技人拧巴的生存状态来看,也可以将现实当作一场卖力的表演游戏。我们每天带着面具在生命中游戏和模仿,对人生伤感的部分进行仿制,每一次演出都在与恐惧作战并分离自我的另一半心性。我们不知疲倦的打破常态和付出代价,我们自以为是的修饰和制作一个自己的模型,我们甘愿先要失衡正常的人生,再去用荒诞的方式赢得荣耀。周而复始的是这非人的紧张,以及还要每日对同样紧张的周身的观众,在这个怪局和处境中我们已经被设定,没有人可以轻松。

大凡物种,最耐人寻味的总

是处境。那自然原本应该是一种宽广的存在,无论于视线的哪头去观看,首先都是一个适者自洽的态度。可我们惶恐并过分的把所有的不适都留给惴惴不安的局外者了。我们观看别人的布局,同时也被别人观看着。我们相濡以沫又彼此独立的依存。那个“我”被柔化了后,以“我”为支点的视角变得不再重要。而他作品里传递出的视觉经验告诉我们:那是对人世间的悲悯和更宏观的宇宙情怀的张望。在这个格式里,小飞以更为可贵的非个人立场坚持着战斗,真的让人感动。

他说:那些繁华其实是无限多的孤独个体摩擦碰撞生成的袅袅青烟,弥散在人们厚而粗砺内心的浮现;那些冷而孤寂的外表周围,陶醉着一群虚胖的人格和冷傲的姿态。无论在水泥的楼宇还是在青铜的树林,人们在气喘吁吁的矜持。放眼望去,小飞用他的方式向世间做了一个悲悯的鬼脸,昏黄的天空中布满戏谑的玩偶和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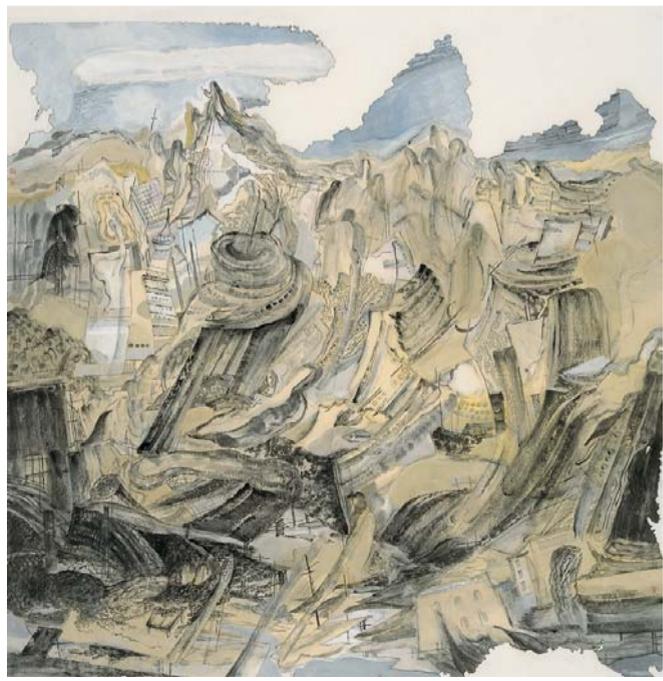
行走于浮世之中,视觉体验会因观者的心境而转变,王小飞用繁华街道与阴暗小巷交错编制成运送灵魂的天网,把那些迷失的皮囊安放在画面的角落里。客观地看,一切都现实;更加客观地看,其实一切真的很幻化了。

这是艺术家王小飞的“家园”和“尘世”,是对集体意识淹没个体的当代,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文学者的宣言。他从黄昏走进暗夜,在深沉的漆黑里静默和等待,守候着人们心灵的极地,我看见了他在做着的那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老马捷德/文)



▲无乡之梦 180cm×180cm



▲悲风 180cm×180cm